

书画缘丛书

韩静霆

文心与画胆

韩静霆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书画缘丛书

文心与画胆

韩静霆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心与画胆 / 韩静霆著. - 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
2002. 8

ISBN 7-5033-1529-6

I. 文… II. 韩…

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9004 号

文心与画胆(书画缘丛书)

作 者: 韩静霆

策 划: 郑鲁南

责任编辑: 郑鲁南

封面设计: 王 旭

责任校对: 吴 汇

正文版式设计制作: 黄笃宇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

邮 编: 100081 电话: 62183683

E-mail: jf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发行所

印 刷: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110 千字

印 张: 4.5

印 数: 1-5000

版 次: 200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529-6 / I.1224

定价: 28.00 元



韩静霆，1944.11.22生于吉林东辽。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，专攻二胡琵琶。现为空军文艺制作室主任，文职少将。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其文学、影视作品《孙武》、《凯旋在子夜》、《战争让女人走开》、《人猴共舞》等数百万字，有广泛影响。其歌曲《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中国》等成为世纪经典。其策划并任总撰稿的中国北京欢乐香港回归、欢庆澳门回归、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、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、文化部及央视春节歌舞晚会等，为华夏盛事。其书画作品文气摇曳，风格豪放，在中国美术馆及穗、闽等地举办个展八次，画作为澳大利亚总理、瑞典皇室、日本桥本家族等著名收藏鉴赏家收藏。海内外报刊载文称其为“文坛奇才”。

韩静霆





短序

人生秘诀

人生的药方，还是自己给自己开。我的人生秘诀，适合我自己的尺寸。

我说这些所谓人生秘诀的时候，我的头发不停地白着。我自己知道，这些自说自话，更像是一个老东西的呓语。

活着，爱着，看着，想着，做着，便是人生的全部吧！

据说男人是泥捏成的。可我是脂肪堆积成的，因此走起路来，如鸭，如鹅，蹒跚的；如风里的枯柳，如席间的醉蟹，摇摇摆摆停不住。可我的心，是雪里火焰，是海底红烛，永远在燃烧。据说，人身上的铁只够打一根铁钉的，太少了，我不愿意。

我总是想搞清楚，行走在世上的人，应该是怎样的分子式？大约首先要保住三分狂气，然后需要增加二分灵气，二分傻气，一分虎气，一分猴气，还要有一分运气。按照从前的惯常作法，凭我以上的供述，足够开我半个月的民主生活会了。特别是那个“狂”

字，我已经不明不白地背了大半生。在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，因为我入学伊始便想和一位于讲师讨论车、别、杜(车尔尼雪夫斯基、别林斯基、杜勃罗留波夫)，让讲师骂了我个人血喷头。之后，更因为这个字儿，我填写了入团表，被团支书给废了。怎么啦你？你已经有一点儿老了，你怎么又拾掇起18岁的信条，你这家伙故伎重演老调重弹？你真的就像老北京说的那样，破东西，烂东西，破烂东西装破烂？不，不是这样。请允许我申诉：三分狂气，乃是幻想，理想和不可摧毁的自信的化合物，三合一。决非属于精神病例的狂妄和狂躁。当我年轻得一塌糊涂的时候，慈祥的长者常说：初生牛犊，狂点儿，慢慢就好了。可是，老了老了，狂为何来？为何而狂？记得古诗人说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”，乃是现身说法，告诫人应当越老越须保持“狂气”，保持那种进取心。狂气和朝气是孪生兄弟，是热气蒸腾天天向上的样子。人须用朝气抵制死气和暮气，别叫自己早早地有了腐尸的味道。

至于灵气，爹娘给了些，多半还要自己练活儿，要坚持一种态势，善于运用变通思维，打通思维的孔窍。傻气呢，太重要了。面对那些飞短流长，那些姑嫂斗法，那些名分儿呀座次呀，千千万万要傻气些。很多时候，须装拙守愚，装装“孙子”。难得糊涂，是大智慧。大气地面对人生，能省多少烦恼？若是有人对你使了个绊儿，只要没伤及筋骨，还爬得起来，就爬起来拍拍土，走你的路吧。你赢得的是做你的事情的时间，何傻而不为？虎气和猴气，是为事业奋斗不可或缺的两面，勇猛顽强与灵活机动，不用细说。至于运气，当然少不得。上帝同志在分果子的时候，给每个人都弄了些运气。运气是个稍纵即逝跳来跳去的精灵，一定要抓得住。关键是人和运气撞个满怀的时候，前期准备要足够，后期衍展心里要有数。

能够在生命中使用汉语，是极大的幸运。汉语常常能够以其朦胧和模糊的方式，将难以言传的博大和深刻，表述得清清楚楚。汉语中的成语和典故，包含着人生和历史的大学养。汉语感



觉的触须无所不到。仅仅一个“气”字，就说不尽，道不完。人活一口气，属自然科学，亦属人文科学。争气而不赌气，炼气而不憋气。有气概，有气度，有气质，需终生修炼，仅凭一时的顿悟是不行的。顿悟如婴儿初生，肢体已全，但若修炼得“道树”婆娑，还要渐修，不可一日颓废，不可一日没得“狂气”。就中国画绘画而言，人们常说好画一打开便炁气扑面。这里的炁气、同时包含着画家和作品的气度，气势，气韵等等许多方面。窃以为，画家必须遵循的原则是：宁霸气，不俗气；宁虎气，不流气；要灵气，不匠气。“气”要内敛，“气”须贯通，得“气”便活，无“气”便死，怎一个“气”字了得？

说到这儿，我知道，该闭上嘴去修炼丹田“炁气”去了。





目 录

SHENGJIA XILIAN
ZHENXIUYU HUAYUAN
MULU

1	自序·人生秘诀
●	第一辑 拾梦
9	我是矮子
17	二泉作证
23	烟民“挽歌”
31	病榻观叶
39	谈禅说马
●	第二辑 画缘
43	梵高与青藤
59	白梅无价
65	鱼戏莲叶西
71	画马琐记
83	跪着挣断脐带
●	第三辑 问古
93	佯醉与佯狂
117	拜谒韩愈
129	书生论剑



拂面春风

甲戌年
○ 孫靜遠
於京





第一辑 拾梦

我是矮子

我意识到自己矮小，是那年夏天在国家女篮采访宋晓波和郑海霞的时候。那天，女篮们训练完了，回宿舍。我掺在她们队伍里，下意识地拔直了脊柱，走得很是雄起，可门口老传达竟然没发现宋晓波们的胳膊窝底下，夹带了一个大摇大摆的生人儿。这些风风火火的女人，一路上大脚丫子忽扇忽扇的，呱呱有声，让我莫名地觉得有点儿压抑，觉得自己是格列佛小人国的臣民，误入了大人国。特别让我受不了的，是坐在郑海霞床边采访，那床特高特长，郑海霞打了两个折坐在床边，两只船儿一般的大脚，稳稳当当泊在水泥地上。我的脚短，两只脚只好悬在半空，够不着地，我赶紧把采访弄完了，说声要走，郑海霞彬彬有礼地站起来，我却咕咚一声跳下来，弄得高个子女人们都笑了。

其实我身材矮小这项生理缺陷，每日都有人提醒儿，鬼使神差，我娶了个高个子女人。这家伙，比我长出4厘米。要说我们夫妻之间的落差，算不了什么，可我俩谈恋爱的时候，常被路人在背后指戳。人们看着高女人和矮男人搭配得好玩儿，就哧哧地

笑，笑起来毫不顾及我那脆弱的“小男人”的自尊。弄得有一段时间，我和她走在大街上，或平行，或一前一后，总要保持一点儿距离，等到僻静处，才好亲热在一块儿，活像偷情的，不正经。开始还好，普天下正在闹“文革”，女人都穿平底儿方口的襻带儿青布鞋。后来搞“开放”了，我媳妇眼馋别人穿高跟鞋挺胸提臀好看，也自作主张并且有节制地弄了一双，是半高跟儿。她忐忑不安地把这双好宝贝展示给我的时候，大眼睛汪着祈求理解和请求宽大的意思。我盯住那“高跟儿”，半天虎了脸说不出话来。说实在的，我挺爱看别的女人穿高跟鞋的，却无法接受比我高出四厘米的妻子平地再高两厘米。我只冷冷地扔给她一句话：“王作勤，你适可而止吧！”她就哭了，哭着到鞋店去退了鞋。

我内心深处这种大不起来的大男人思想，困扰了我数年。穷本溯源，大男人小女子这种东西，早在五千年前就编入了中国人

秋声



的遗传密码。男人当婚，女大当嫁，男人联姻是把昏了头的女人领回来，女人嫁人是找个家，寻个巢，繁衍后代。男人强悍是应该的，女人要是强起来，就有了另类的称呼“女强人”。女人是不可以强，不可以高大的。民间不是说，男人手大抓宝，女人手大抓草吗？这些无理的理念早已渗透在我们骨髓之中了。可是爱情这东西打上来的时候，是足以摧枯拉朽的，我到底还是找了一位让我终生都需仰视的女人为伴。当然，领结婚证的时候，可没想过什么反封建。

我和妻子小日子过得还行，几十年弹指而去，我惊讶地发现，我的个子越变越矮小了。究其身材矮小的成因，一是我儿时家里穷困，先天不足；二是在青春期拔节长叶儿的时候，遇上全国饥荒，肥料上不来。现在呢，肥水都足了，有机肥、无机肥，可以随便享用，“吃香的喝辣的”，“好吃不如饺子，享福不如倒着”，这些曾经不可企及的享福标准，早已无法和我们饕餮的大餐相比。可是怪了，用足了精饲料，我却只往横里长，裤长刚够2尺9，裤腰倒有3尺，人整个儿成了菱形，脖子退避回家，肚子向前突飞猛进，作啤酒桶状。要说，我只向横里发展，也就算了，偏偏不可思议的是这人还要往矮里长。从前咱身高1米64，现而今堆成了1米62，那两厘米不知道在哪儿丢了。我自己不懂，自己干吗要跟自己过不去？

我当然知道，人的身材高矮并不能证实质量的高下，拿破仑是个个子，列宁也并非人高马大。中国的×××、×××（为贤者讳），身材也没有高人一头。春秋时期著名外交家晏子，则几乎是个侏儒。谁能不仰视着这些伟人的精神？他们有的立国立说，运筹帷幄；有的眉宇间卷舒创世风云；有的谈笑间指挥千军攻城夺隘；有的悄焉动容视通万里；有的披襟当风怀抱天地……直弄得咱这个矮小的人，有时候也把自惭形秽丢在一边，觉着可以高大起来了，自谓先贤可追，攫取其精要，学一学某某风采，某某气度，某某模式什么的，用来壮胆儿。是啊是啊，世之万物高矮大小，都是相对而言，都有极限的。老子说宇宙大无外小无内，是绝对真理。小又怎么啦？一克镭谁敢轻视？一粒子弹谁当得起？

小虫子小不小?蚊子能闹起疟疾,跳蚤能传播鼠疫,蝗虫跳高的尺码高出身高数倍,蚂蚁的搬运功夫超过了自身的体能。

我不是伟人,也不是昆虫。我只是一个矮小的人,人们习惯叫咱矮胖子。身材矮小,恐是宿命。我对自己这份儿模样儿,也渐渐地习惯了。最可怕的,还是成为精神侏儒。这些年忙下来,我想我还算对得起自己。我比较注意吸收和学习新的东西,把儿时的梦一一排开,尽可能地去实施。我曾背着琴囊和干硬的窝头,夜宿火车站,到省城拜师学琴;我曾给素昧平生的甘肃白石弟子写信,后来得以投奔白石传人许麟庐先生门下学画。我写诗,写散文,写报告文学,写小说,写影视剧……四处突围,夜里,我也经常做着赶路 and 赶火车的匆匆行走的梦。我的天分不高,只有一点儿倔强和琢磨劲儿。那年夏天,我在北京宽阔的北太平庄大街,一边走路一边琢磨一篇文章。横亘在面前的三米宽的电缆沟,我竟然看不见,一脚踏进去,就站不起来了,摔坏了膝盖半月板和腿的软组织。当时我家和机关医院相距比较远,为了不耽误写写画画的时间,就遍地找江湖大夫。还真在后街寻到了一位盲人女按摩师。女盲人热情接诊,手法平庸。每日给我诊疗半小时,像揉精粉馒头一样起劲儿地揉我的伤腿。她不停地翻白眼,用强悍粗壮的两手干活,不惜力气。看我被揉搓得吱哇乱叫,她就拿些俗不可耐的荤故事和谜语来帮咱止痛,搞得咱简直是半边脸哭半边脸笑。女盲人还严厉地约定我也须将庸俗段子当作诊费的一部分交给她,无奈,我就四处找段子。

我终于搜刮不到新段子了。

她虽揉得我惨痛难当,人都快揉熟了,还是不见疗效。

我告别了这位兼得庸俗文化传播者的盲人女按摩师,伤腿还是疼得抬不起来。正犯愁呢,天边忽透一丝希望之火。在我家院子门口,出现了一个干枯瘦小的老头儿坐摊儿。他在地面上铺了一块红纸,上面赫然写道:“大有庄祖传秘方正骨专家刘老栓。”

我觉得这肯定是神的指点,要不,怎么会有神医天降?我毕恭毕敬请这位枯瘦的老爷子到家去施“魔法”。老爷子吐了一口痰慨然应允。我是一腿长一腿短,点击带路;他是一裤脚长一裤